

HONG KONG GOD-FATHER

香港三大教父



香港黑社会的高层秘史

■ 贩军火、卖鸦片、开妓院是香港黑社会的三大支柱产业，本书首次公开揭露香港“洪帮”、“潮帮”、“广州帮”三大黑帮为之而龙争虎拼的深层内幕！

钟连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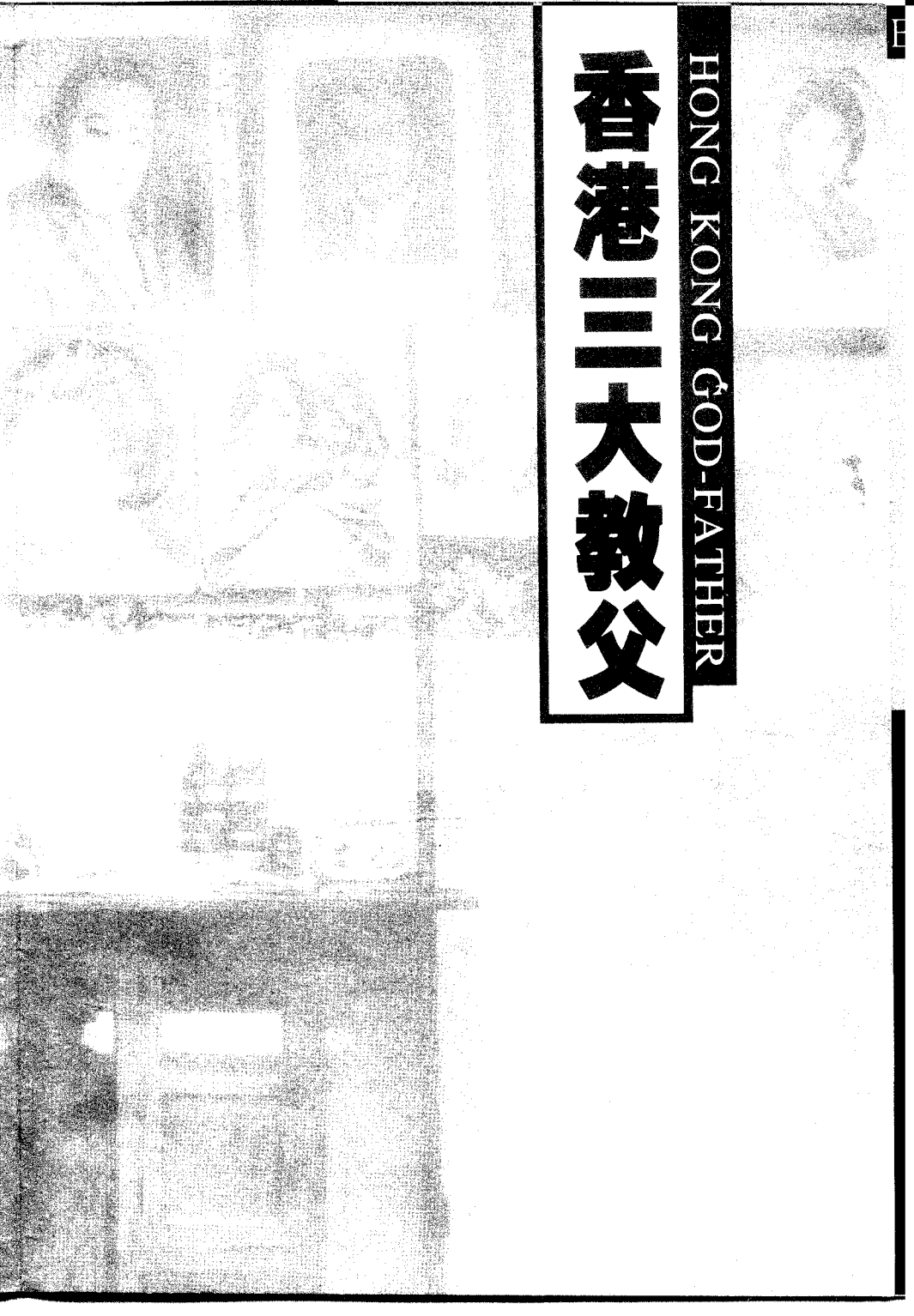


上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HONG KONG GOD-FATHER

香港三大教父



08/8

香港三大教父

钟连城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市新源印刷厂印刷

6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25 印张 4 插页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500 册

ISBN 7-104-00864-0/1·391 (上、下册)定价:38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民国初，东莞籍小贩陈余祥偕同乡陈百威来香港谋生，旋即陷入了抢主顾、争地盘的纠纷，针对这一状况，陈余祥发起组织了香港第一个堂口“洪胜堂”作为发生纠纷时的后盾。一时间各行业纷起效尤，堂口达十数个。

然而，香港并没有因此而平静，为了地盘、为了烟土与枪械——同时也为了女人，维多利亚港上腥风血雨，太平山下刀光血影，在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里，炎黄子孙自相残杀……

危机四伏中，陈余祥死于非命，陈百威失去了情敌同时也失去了最得力的朋友，使他在矛盾与痛苦中继任已更名为“和安乐”堂的堂主……面对险恶的江湖，发誓不称霸香江就不与心爱的恋人何香珠结婚。

陈百威的劲敌是“和义堂”的军师彭昆、“三山会”的堂主莫启青。

彭昆阴险毒辣，设下连环大毒计一次次使“和安乐”濒临瓦解；莫启青老谋深算隔山观虎斗，时刻盯着香港第一盟主的交椅。

陈百威忍辱负重，义薄云天，接受军师文贵的建议开通了泰国（毒品）、越南（妹仔）、欧洲（枪械）三条黄金之路，一次次大难不死，“和安乐”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。

为了获得合法身份，染指影视界，成为“佳荷”制片公司的董事；绑票议员巧妙地获取了“太平绅士”头衔……

省港大罢工，正是陈百威踌躇满志之时，轰动港九的隆

重婚礼仪式后，当他兴高采烈与新人入洞房，然而青梅竹马的恋人已失身与人。正当陈百威为此而烦恼时，身处风尘的电影演员黄小妮向她献出了处女贞操，从而使他名、利、色三丰收，走向了人生的辉煌。

太平洋战争的爆发，米字旗倒下的前夕，彭昆对九龙实施了旷世大焚掠；香港沦陷后又为虎作伥，成为日军宪兵部长官李志廷的幕后军师。

在日寇的铁蹄下，陈百威因协助大陆著名演员胡蝶逃出香港，使日本宣扬中日和善的电影《胡蝶游东京》胎死腹中。李志廷勃然大怒，屠杀了“陈公馆”的全部亲随，并劫持黄小妮做为交换胡蝶的人质。

黄小妮在陈百威的眼皮底下被日本宪兵当众奸污……黄小妮感到羞耻在陈百威的怀里开枪自杀……泰国大森林的木屋里，陈百威对冷落多年的何香珠产生了怜悯，何香珠断然拒绝。虽然只有过一次，表示她的身心永远只属于一个死去很久的男人……

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日子结束了，陈百威归来重拾江湖。在沦陷期间出卖民族、出卖灵魂对同胞欠下累累血债的彭昆为了毁灭罪证，与陈百威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大较量，最终摇身一变，奇迹般地成了“救亡英雄”，与陈百威一起步入香港上流社会。最后，彭昆主动提出结束以前的江湖恩怨，并说出了一番肺腑之言：我承认是坏人，但只要坏到家，就能为社会所容忍……要说坏，谁能比得上秦始皇，如果没有他的坏，中国如何统一？一个地位低微的人，要想出人头地，黑道是一条唯一的捷径，当拥有了地位和身份，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……

人 物 表

- 陈余祥 (“洪胜堂” 堂主)
陈百威 (原 “洪胜堂” 副堂主、后改称为 “和安乐” 堂主)
文 贵 (“和安乐” 军师)
何 南 (“和安乐” 护印大爷)
傅灵华 (“和安乐” 管家)
何香珠 (原陈余祥恋人，后嫁陈百威为妻)
梁再堂 (“洪义堂” 堂主)
彭 昆 (原 “洪义堂” 后改称 “和义堂” 军师)
苏小枫 (“和义堂” 主要人物)
苏小飞 (“和义堂” 主要人物)
莫启青 (“三山会” 堂主)
雷 进 (“三山会” 军师)
黄绍光 (“三山会” 护印大爷)
黄绍荣 (“三山会” 护印大爷)
麦当汉 (香港皇家警察署署长)
伍 平 (香港华人议员)
黄小妮 (陈百威姨太太)
杜月笙 (青帮首领)
胡 蝶 (电影演员)
王新衡 (军统特务)
苏兆征 (工人领袖)

目 录

第一章 陷入江湖 1

彭昆用舌头舔破窗纸……他口干舌燥地窥看着香珠从最上面的一颗纽扣解到最下的一颗，然后像花生去壳似的一点点露出粉红内衣，青春少女的丰满胴体便隐隐呈现……一股无可阻挡的酥麻由脚底直冲脑门，彭昆恨不得自己有邪术，脱去她最后的……

第二章 水坑口残花 19

无处可逃之际幸遇一位深夜接客的下等妓女，陈余祥推着妓女就走。

妓女喜道：“我就知道今晚会走桃花运，可不……亲爱的你是不是几年没碰女人了？看你急的……”后面传来追兵的喊杀声，陈余祥道：“求求你，快……”

妓女“扑吃”一笑，干脆停下脚步：“我敢打赌你一定一辈子没见女人，好罢，我们先谈价！”说完，双手一抱，悠然地摇晃着身体……

第三章 码头大力神 45

黄丑莲，马脸、黑皮肤，妓院嫌丑不愿要，在湾仔码头一带贩卖瓜子为生，先后死了二个丈夫……第三次婚后不久丈夫又险被鲨鱼吃掉……文贵对第三任的丈夫说：“黄丑莲命带‘八败’，是‘克夫’的扫帚星……如果你不愿死，最好把老婆转让给人，当然别人是不愿接受的，不过能给一笔钱的话，鄙人命比钢硬，不怕克

……”

第四章 月夜夺尸…………… 73

陈百威喝问道：“你带上屠刀、麻袋干吗？”

苏小飞道：“原估计尸首会腐烂，若那样，用麻袋套几层——不臭；一旦尸首完好，用屠刀砍成几块，装入麻袋里——这样背在身上好……”

陈百威道：“现在我偏要你背着回去！”

第五章 开堂授徒…………… 101

陈余祥与陈百威商议，决定重出江湖，在香港成立第一个堂口……

在中国，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是“洪帮”和“青帮”，其中尤以洪帮历史最悠久，影响最深远。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，组织已初具规模。接收的第一批门徒是以何南、文贵、傅灵华、香珠为基本人马，再介绍靠得住的熟人106人，加上陈余祥、陈百威两位，刚好108位，堂口的名称就袭用“洪胜堂”。

香港第一代堂主陈余祥；副堂主陈百威；军师文贵；管家傅灵华；心腹大爷何南；金凤四姐何香珠。

第六章 武装堂口…………… 133

莫启青拍着马佛的肩说道：“我还需要一位军师，你是最佳的人选。”……马佛受宠若惊地目送他们离去……一会，莫启青的手下黄绍荣又回来，用一把匕首顶着他的胸部，马佛步步后退：“你、你要干吗？”

黄绍荣狞笑道：“不干吗，奉莫堂主命令，索你的命！”

第七章 珠江恩仇…………… 165

池小容眨巴着双眼，从船头来到船尾，当看到血泊

中的父亲，吓得说不出话来……

彭昆狞笑着扑过去把14岁的池小容按倒在船板上，曾英勇央求道：“军师，放了他吧，你才杀了他的父亲，人家才十几岁……”

彭昆并不理会，将池小容制伏，枪管顶入肉里，“砰”地扣动了板机……

第八章 夺命追杀 191

“十万？十万不算多，这可是要命的玩意。”司机把头伸过来，装成唬人的鬼脸。

莫启青冷言道：“是吗？我可最怕死了。”

“那就快点给钱！”

莫启青苦笑一下暗中向黄绍荣递个眼色……司机火了，指着黄绍荣的鼻子：“这不是跟你做生意可以讲条件的——”话未说完，已被黄绍荣掐住了喉管……嘴里、鼻孔里冒出血来……

第九章 人心险恶 221

陈百威道：“我既然已经置身江湖，就不再有慈悲心肠，心中只存名和利，为这两样东西，我宁愿负天下人，也不叫天下人负我，不怀杀千戮万的雄心壮志，如何能够名震江湖？”

文贵道：“说得好，凭你这句话，文某人一定在你的鞍前马后，辅助打天下！”

第十章 三足鼎立 247

“在下彭昆久仰议员大名，往常最喜欢听议员穿长衫在公众场所发表演说，非常感动。今天议员穿了这套西装，比平常更显年轻二十岁。”

伍议员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现在女人都喜欢年轻人，我这老古董当然只能扮装年轻。”

“议员也喜欢那玩意？”

伍平道：“男人嘛，离开了女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可惜我是公众人物，不敢明目张胆干那事。”

第十一章 一箭三雕 277

一时间枪声大作，“洪义堂”成员遭突然袭击，都在梦中命归黄泉……莫启青开亮房间所有电灯，下令逐个踢裆部验尸，如有没断气的，一律用匕首扎心脏部位，不许开枪……莫启青问道：“谁杀了“洪义堂”主要首领？”

黄绍荣举手道：“我杀了堂主梁再堂。”

莫启青又问道：“彭昆呢，彭昆的尸体在哪里？”

第十二章 喋血洪门会 301

文贵摇头苦笑，不无讥讽道：“堂主大概是看《水浒传》着了魔，学宋江的‘愚忠’到了家。”

“我哪里能与宋江比，”陈余祥一本正经道：“试想，宋公明手下107人谁都比他有本事，但谁都服他。你说，他靠地是什么？无非‘义气’二字。世界上最难学、内函最深的也就是‘义气’二字，学成了，比十八般武艺都要管用。如果我能及得上他三分之一就足够了。”

第十三章 乱世大洗劫 343

洪门大会虽给“洪胜堂”带来了声望，在香港居“老大哥”的地位，实际上，整个堂口已摇摇欲坠，陷入崩溃的边缘……安葬了堂主陈余祥，新上任的堂主陈百威向几位首领公布家底：“我们除了欠五万大洋的外债，过几天连开饭的钱都没有了……”

第十四章 蛇毒鹰更恶 369

邓大清率领几个精干的杀手分别躲在几丛冬青树里，都把子弹推上膛，打开保险……

一个身影从正门走来，身穿长衫，头戴瓜皮帽，此人正是彭昆！

为防万一，邓大清等目标来到路灯下，认清了是一张马脸，才率先瞄准放了一枪。随后，六七支短枪一齐射击，彭昆倒在血泊中……

第十五章 火併异帮 395

“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军师，欲置你于死地”……苏小枫望着彭昆道。

“不怕，”彭昆道：“如果大家都怕报复，谁还敢称霸天下？社会怎么能发展？当年秦始皇、武则天、曹操，不知有多少人恨他们、欲杀他们，结果怎么样了？恨他们的人一个个不得好死！人只要毒辣凶恶到家，自然就有了威信和势力，可以把所有的对手逼进地狱！”

第十六章 毒招迭出 431

龙老山将小妮按倒在床上……

龙老山的口很臭，他经常吸鸦片，小妮一阵恶心，偏过头去……

小妮本来想忍着让他完了那事，反正自己迟早要和男人干那事……可实在受不了他的口臭，用力推。谁想龙老山是惯于此道的，一下子就脱去了她的裤子，熟练地压了上去……

第十七章 江湖风云 465

比赛开始，数十名美女在台上搔首弄姿，都穿紧身

旗袍。

台下阔佬们玩够了各式花样，现见美女在台上竞芳争艳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旗袍下摆处裸着的身肌玉肤时隐时现，倍感销魂。

第十八章 妙计大连环 493

海盗一听到女人的声音，就像馋猫闻到了鱼腥……
女演员见这伙人如狼似虎，估计“压寨夫人”不是什么好差事，忙着用废旧机油往脸上抹……

第十九章 怜香惜玉 527

“这……”陈百威忙道：“我已经有了香珠……黄小妮扑在他怀里说：“我知道，这并不重要。只要能在你身边，当五姨太、六姨太、甚至当仆佣我也心甘情愿！”

“又何必呢，世上男人多的是。”

“是的，世上男人是很多，可是像你这样的没有第二个，你们中国有句古话，叫‘宁为英雄妻，不做庶人妻’。”

第二十章 江山美女兼得 559

黄小妮如蒙恩宠，闭起双眼……陈百威把唇贴了过去，沿着黄小妮的额头一路往下吻……到了唇边，黄小妮饥渴地张开樱桃小口，像饥渴了一万年突然天上滴下甘露……陈百威的舌头蛇信一般，黄小妮全身痉挛，幸福得闭起双眼……

第二十一章 北望故土 581

胡蝶不愧是名演员，她的舞跳得极好，每一步都恰到好处地踩在舞曲的节拍上，感觉自然进入到最佳境界……

“阿威，你能不能谈点别的？”在情场上胡蝶是位战无不胜的高手，这一次有点克制不住。

陈百威早听闻到胡蝶的手段与多情，没想到这一次很快就被自己征服了，心底涌起了无限豪情与壮志。

第二十二章 算计自己 615

陈百威坦言道：“我承认自己确实是个好人，一个穷孩子，要想出人头地、步入上流社会，靠正当手段是达不到目的的。就是历代开国君王，一开始不也是‘贼匪’？所谓‘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’正是这道理。……我从小就向往出人头地，为了达到目的，杀人、绑票、走私都是免不了的……我热衷慈善事业并非为了沽名钓誉，而是为了减轻罪孽，使心里得到安慰……”

第二十三章 扫荡九龙 639

彭昆擦着火柴，点燃了伍议员的长胡子，屋内弥漫了毛发燃烧时的焦糊味……他痛苦地说：“求求你让我死个痛快，我把钥匙给你……”

彭昆下令松开，伍议员流出两行清泪，哭喊一声：“苍天呀，你要长眼——”喊完，一头撞在砖墙上……

第二十四章 为虎作伥 667

彭昆喊道：“皇军，我们是大大的香港良民，在这里欢迎你们的光临！”

李志廷拍着他的肩胛：“好好地为我们效力，皇军的，不会亏待你！”

彭昆道：“替大日本的效劳，我的求之不得。”

第二十五章 南海复仇 699

李志廷握着指挥刀说道：“我还是舍不得杀你，你知

道为什么吗?”

陈百威指着坑里的尸体说道：“为滥杀无辜寻找借口。一边对我这个该杀的人一再放任，一边又大举屠杀中国无辜百姓；留下我可以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你们日本人是何等宽容仁慈，这样一来就能证明被你们屠杀的人都是百分之百该杀的！”

第二十六章 坏人·好人 729

原始森林里疟疾、回归热、其他传染病大行其道……染了病就会四肢无力，随即倒在地上，各种毒虫便蜂涌而上，千百条蚂蝗叮上后很快吃饱动弹不得随水漂走，当大活人成了尸体，其大无比的食肉蚁又大举进攻……一般再健壮的人倒地最多只要五个钟头就会变成一堆白骨。

第二十七章 异曲同工 759

文贵道：“江湖之争就好比登山一样，只要达到顶峰，不管他采取什么手段，都可算一代枭雄。”

彭昆道：“……社会本身是纷纭复杂的，就像香港地形一样，既有维多利亚港的平坦，也有太平山的突兀。做人能伸能屈方算人中豪杰，世界本来就没有好坏之分。要说坏人，坏到秦始皇的程度再也不能坏下去了，可是没有他的坏，中国能统一吗？我承认自己是坏人，坏过头之后，当拥有了一定资本又可回过头来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……”

第一章 陷入江湖

船驶入维多利亚港继续向南，半个小时后，成犬牙状的两架山映入眼帘，接着，半山腰的天桥及山脚下的英式楼群渐渐清晰可辨……

不用猜，湾仔码头到了，客船甲板上两位唐装打扮的青年人总算松了口气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新的不踏实感，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——毕竟，两位是初来香港，面对这陌生的环境，再成熟老练的人都会心虚。

时间是本世纪二十年代，两位青年，年长的叫陈余祥，二十来岁，年少一点的叫陈百威，十八、九岁。两位因家乡连年旱灾，收成不好结伴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——在湾仔，他们有一位远房表叔。

陈余祥身材中等，善眼善眉，给人的第一眼感觉就是个忠厚之人；陈百威虽一脸稚气未脱，但那浓眉大眼、轮廓分明的长相显示出他的不凡。

海风夹着淡淡的腥味迎面扑来，客船渐渐靠岸，两位从下等舱提了简单的行李准备登岸，并将各自的情绪融入这异乡他地的香港。

香港三大教父

码头人山人海，搬运工肩负着各种货物如蚂蚁负重一般，港湾泊满了各种货船。

这个时候陈余祥下意识地回头望望，但见海面浩淼，帆船点点，若不是船刚从那边驶来，甚至会疑心维多利亚港无边无际……

“祥哥，船靠岸了，走呀。”陈百威提醒道。

陈余祥回过头，此时船客们正纷纷争先登岸，不时传来各种称呼之类的嘈杂声。

两位上了岸，陈余祥从唐装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——这是表叔阿南给他的地址“筲箕湾晒鱼场靠东的平民房。”

眼前尽是一些三、四层高的漂亮洋楼，南叔当然不可能住这么高级的住宅，南叔在信上说，在湾仔码头下船后，再沿海岸向东步行第一个海湾就是，不能再过去，再过去便是香港有名的铜锣湾了。

陈余祥准备找一位老伯打听一下。恰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东莞口音在人丛里叫喊：“祥仔、祥仔，我在这里！”

陈余祥喜出望外，一拉了陈百威的手：“威仔，快，南叔在找我们！南叔，我们在这里——”

南叔五十岁上下年纪，穿一件竹布旧长衫，胸襟、下摆有明显的折叠痕迹，很明显是特意这番打扮的，他挥着手，额上渗出星星汗珠：“我都看到了祥仔。威仔，你也来了？”

陈百威说道：“家里收成不好，本指望荔枝树帮衬，可去年冬气候太冷，荔枝也失收了，爹让我出来挣几个崩儿。”

南叔没想到陈百威小小年纪口齿这么清楚，拍着他的肩：“这年头穷苦人家谁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出门在外更艰难，你们来了就好，多几个熟人，多几份力量，你们不知道，外头复

杂呢，呆久了就知道了。”

陈余祥拥着陈百威随南叔走：“南叔，你亲自来接，怪不好意思的，我们自己会找到的。”

南叔摆着手：“别说这些了，从此以后我们是一家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走，我们租一辆黄包车，这些车夫，专会宰客，你们初来香港的肯定会吃亏。”

南叔唠唠叨叨地说着。在路旁跟一位人力车夫讨价还价，然后招手示意两位上车。

南叔是当年“卖猪仔”去了南洋的，后来做鱼生意在香港定居下来，去南洋前家里已有妻子、女儿。待在香港宽裕点后于前些日子回乡接老婆和女儿。

南叔的女儿香珠比陈余祥小两岁，和陈百威刚好同年，在东莞乡下时他们从小就认识，他们的家离得不远，下田时常在一起，香珠父亲不在家。到了水果成熟的季节她就要守果园，守了李子守荔枝，然后是龙眼、杨桃。南叔的果园离陈余祥的果园仅隔一条河汉。因此香珠和阿祥、阿威相处的机会特别多。

那次南叔从香港来接眷属因为要处理房产、田产等诸多事务，呆的时间很长，和家乡年轻人都混得熟了，他用自己的经历鼓励陈余祥他们不要留恋家乡，应该趁着年青出外闯荡，说东莞地方小，比不上外头大世界。南叔回港后，余祥去过广州，但没有闯出什么名堂来，眼见日子每况愈下于是先写了一封信试探，言明想去香港谋生，结果很快有了回音。

在人力车上，南叔说：“我前一阵刚接到祥仔的来信，香珠就催着我快点回信，让你们过来，我估摸着若来的话也是这几天抵达，今天去码头试探着看了几班船，还真个把你们